

印度佛教簡史

謝拉伯·丘津·孔 (Sherab Chodzin Kohn) 香光莊嚴雜誌編譯群 譯 釋見廣 審訂

在紐約的靈修中心告示牌寫著：「修行的法門很多，但真理只有一個。」當佛教從菩提伽耶傳布到世界的各個角落，並且藉由各地的信徒、普羅大眾、權貴及新移民的發心耕植，佛法隨著各地不同的人文風俗演進而發展。近年來，甚至從亞洲完成任務返國的美國和平會工作人員也發心參與。

現今的佛教分支派別大致可以分成三個主要的傳統：以東南亞為腹地發展的南傳佛教，又稱為小乘佛教，包括內觀禪法；大乘佛教則指中國禪宗、日本禪宗等；以及在西藏的金剛乘佛教。上述這些傳統目前都在西方國家蓬勃發展。雖然，這些教派各自有不同的強調重點和修行方法（如：公案的運用），導師所扮演的角色也有所不同，但無論如何，它們全部都建立在佛陀的核心教旨上。

原始佛教

釋尊悟道的那一刻，就是佛法的起源。當時釋尊的年齡為三十五歲（大約是西元前528年），他體悟到世間的一切都是虛幻的，他的覺醒就像是從睡夢中醒來般，了解到娑婆世界的所有眾生，因為無明，導致必須在永無止盡的六道輪迴裡，承受不必要的痛苦。於是，釋尊決定「逆著時代潮流」，向受苦的眾生，宣說覺醒的解脫之道，也就是教導佛法。

有四十五年的時間，釋尊在印度中部的恆河平原來回行腳、佈道，

傳遞他深廣、超凡的覺悟。有時他直截了當地開示，有時則詳盡闡述，而逐漸形成了一個綜合精神、心靈與實效層次的教理體系。釋尊的證道和覺悟的法教，透過無數未曾中斷的宗派導師傳承下來，並擴展到許多國家。其中還有不少宗派，至今依然十分興盛。

西元前483年，釋尊入滅，佛法正盛行於中印度。當時已有許多在家護法居士；然而，佛教團體的重心還是在出家眾，包括眾多的阿羅漢（即「應供」，此生成就涅槃者）。此外，數不清的佛教寺院，一座座矗立在當時的各大城市，如：王舍城、舍衛國和吠舍離。

佛陀教法的結集

根據傳統說法，首先繼承佛陀衣鉢的大弟子是摩訶迦葉尊者，他負責統整佛陀的教法。在佛陀圓寂之後的第一個雨季，摩訶迦葉尊者召集了五百位證果的阿羅漢，舉行結集大會。根據記載：在大會中，身為佛陀侍者的阿難尊者，背誦出佛陀所有開示的內容、說法地點和當時的情境。

優波離則背誦出佛陀為規範僧團生活而制訂的戒與律。

摩訶迦葉背誦出「本母 (matrika)」，即組織過的佛學名相清單，用來提供經典內容的分析對照。

這三類大量的背誦資料，再經過大會的審查、驗證之後，依序結集為最早的經藏（佛陀的教說）、律藏（戒律儀制）和論藏（對法專門的解析）——三藏，是佛教教義的核心典籍。在摩竭陀國國王阿闍世王的護持下，此次大會於王舍城舉行，稱為「第一次結集」。

佛陀涅槃後百年，佛教就傳遍了整個印度，成為印度人民的生活重心之一。當時佛教的主力是證悟的阿羅漢導師，以及許多心靈、智識

高度開發的僧眾所共住的大型寺院。比丘們在寺院間的往來十分頻繁，連繫成一股強大的網絡勢力。

部派佛教的形成

佛法普及印度各地後，差異逐漸衍生，尤其是毗奈耶——戒律的部分。大約在第一次結集後的一百年，由於對戒律見解的不同，七百位阿羅漢在吠舍離進行「第二次結集」。這些上座部長老對當地持戒鬆散的比丘發出譴責。爭執的內容有「十事」，其中最主要的是關於金錢供養的收受。儘管大會仍盡力維持和合統一，但可能是因為僧團已經過於龐大，終究無法避免地分裂為諸多紛歧的部派。

在幾個主要的部派中，「上座部」屬於保守的派系，延續著傳統的僧團理想，以阿羅漢為尊崇的中心，且奉行佛陀在三藏中闡明的教誨。另一個部派——「大眾部」，則質疑阿羅漢的可靠性。大眾部試圖削弱僧團菁英的威信，向普羅大眾廣開佛法的大門。除此，再加上某些超自然面向的教義，大眾部奠定了大乘佛教的基礎。「說一切有部」為另一個重要的部派，它肯定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世實有。到了西元前三世紀末，總共有十八個部派成立，他們對佛教教義或戒律，抱著或多或少相左的意見。不過，他們皆視自己為佛陀這個精神大家庭中的一員，大致上也能為其他部派所接受。所以，在當時，不同部派的比丘一同生活、遊歷，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。

「第三次結集」在阿育王時代（西元前276-232年）舉行。起因於阿育王宣稱：唯有上座部的宗義才是正統，其他部派則背離了上座部另行發展。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，上座部教團便逐漸西遷，他們在華氏城（Mathura）建造了堡壘作為據點，持續擴大影響範圍。有數世紀之久，上

座部主導了古印度西北地區，包括喀什米爾及中亞大部分區域。直到今日，上座部的戒律傳承依舊存在於藏傳各教派中。(1)而上座部的傳統（在巴利語中又稱做小乘），至今仍在東南亞流傳。

佛教的黃金時期

阿育王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任國王，其國土勢力範圍涵蓋了印度次大陸南端以外的地域。他個人極擁護佛法，以佛法統治廣大的國土，使得佛法迅速傳播開來。阿育王政府不僅宣揚佛法，資助僧團，並派遣使者到西北方的希臘城邦和南亞進行傳教任務。在阿育王的提倡下，慈善與非暴力的機構、制度陸續建立，並普及印度各地，例如：維持鄰國和平關係，成立醫院、動物醫院，派任監督地方人民福利的特別官員、提供旅者遮蔽休息的驛站等政策。阿育王成為以佛法治國的最佳帝王典範，從現今看來，他統治的時期可說是佛教的黃金時代。

孔雀王朝不久隨即分裂，但佛法依舊是印度的主要勢力，持續到公元後幾個世紀。位於中印度的沙陀婆那王朝的國王，皆追隨阿育王，將佛法視為統理不同種族人民最文明、統一的力量。迦膩色迦王（西元一至二世紀），締建強大的貴霜王朝，立都在犍陀羅，統治北印度和中亞絕大部分區域。他更是法王，可稱為阿育王再世。在他的護持下，舉行了「第四次結集」，新增一些重要且受「一切有部」影響甚大的三藏論述。拜迦膩色迦王所賜，佛法深植於中亞人的心中。他們的家園緊鄰著絲路，也開啟了佛法通往中國之路。同時期的犍陀羅藝術在貴霜王朝時期大放異彩，以饒富古希臘藝術之美的風格，塑造出非常高貴且莊嚴的佛陀形象。

(1) 編者按：佛教傳播的路線雖分南傳、漢傳、藏傳，但戒律皆是傳承自佛陀根本教法，而漢譯經典更保留了各個部派的律藏。

傳統公認第四次結集是由耆尊者領導阿羅漢僧完成，並以圓滿成就的世友菩薩為上首。事實上，在西元二世紀初，菩薩道，或稱大乘，開始嶄露頭角，隨後征服了北方，包括中國、日本、韓國、西藏以及蒙古。

大乘佛教興起

大乘崛起最顯而易見的例子是：佛經出世的新浪潮。這些宣稱為佛陀所開示的經典，原本都收藏於人間以外的其他五趣。大乘以菩薩取代阿羅漢的典型——阿羅漢只求自身的解脫，以出離三界；菩薩則誓願：除自身的解脫，將繼續在娑婆世界度化眾生。這拓寬了大乘道修行的視野，有別於與世隔絕、隱修的有限環境，對世界上一切的可能採取開放、涵容的態度。結果，「佛陀」便不再僅限於歷史上最後一位釋迦牟尼佛（悉達多·喬達摩）——如此具體的人物，而是那份覺醒與了悟的根本自性。大乘佛教徒採納舊有三藏經典的同時，卻視為只是佛陀教法的狹隘詮釋，因此，獨稱固守傳統三藏的佛教徒為小乘行者。

西元後幾百年，許多偉大的導師們形塑出大乘佛教的架構，其中最為傑出的是龍樹菩薩（約西元二或三世紀）。「龍樹」這個名字的來源與蛇族（龍神）有關：傳說他到龍宮取回了大乘代表之一的「般若波羅蜜多經典」。龍樹菩薩出生於南印，他是當時印度最有名的那爛陀佛教大學的領導者（那爛陀大學在王舍城北方幾公里處，是佛法千年來的大本營）。龍樹的論著詳細闡述了中觀的思想——大乘佛教兩大理論基礎之一。另一位偉大的導師是無著菩薩（約西元四世紀），他是中觀學派外，另一個大乘佛教理論基礎——瑜伽行唯識學派的創始人，著重於經驗相應以通達究竟真理。

笈多王朝（320-540年）是印度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之一，大乘佛教此

時也是盛行無阻。然而在六世紀時，數以百座的佛教僧院，被入侵的匈奴王所摧毀，這對佛教界是很嚴重的打擊。

八至十二世紀，佛法在東北印的帕拉王朝時期再度復甦、茁壯。此時期，歷代國王們開始資助復興佛教僧院，並成立著名的佛教學術中心，如：歐丹塔普里寺（近恆河，並距離那爛陀大學東邊幾公里處）。到了七世紀，小乘佛教在印度幾乎已經銷聲匿跡；大乘佛教雖然持續流傳，然而另一種形式的佛教——密宗，或稱真言宗、金剛乘，逐漸成為印度佛教的主流。

金剛乘佛教興起

如同大乘佛教一樣，金剛乘的教理依據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經典上，亦為佛陀所宣說，一般稱為「密續」。金剛乘認為小乘與大乘佛教是通往密乘的基礎次第。金剛乘對世間的接受度更甚於大乘，主張包括感官的一切經驗，都是喚醒每個人佛性的神聖示現。修行方式強調：儀軌的觀修行者，觀想自身即本尊，不同的本尊象徵覺醒心靈的不同面向。本尊的壇城就代表整個法界，叫做「曼荼羅」。在金剛乘裡，取代阿羅漢與菩薩的地位，是密續上師。

佛教於印度滅亡

在十三世紀時，由於伊斯蘭教征服者的慘烈迫害，佛法在印度這塊原生地已蕩然無存。與此同時，小乘佛教轉而在東南亞穩定的發展；大乘佛教和金剛乘的各個支派，則在亞洲其他地方生根建立。📍

【編者按】本文摘譯自簡·史密斯（Jean Smith）編輯的《心輪》（*Radiant Mind — Essential Buddhist Teachings and Texts*）。本書由Riverhead Books出版社出版。文中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。